

目 录

广州在抗日时是怎样淪陷的	李浩之(1)
抗战中的“惠广战役”	曾其清(17)
独立二十旅在“惠广战役”中	陈杰夫(30)
惠州陷敌琐記	王映楼(34)
日寇攻陷海南前后	梁秉樞(37)
1944年“桂柳战役”	李汉冲(43)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下)	馮 湘(65)
“革命青年励志团”和“貫一社” 的始末	賴 剛(102)
余汉謀据粤时期海南系的活动	林廷华(119)
广州商团叛变事件的见聞	莫雄 馮义 张穆(123)
1924年前后江門商团活动 见聞回忆	黃鼎三 朱勵予(128)
C.C.集团与地政	郭瘦真(136)
汪精卫与陈璧君	朱庸斋(154)

广州在抗日时是怎样淪陷的

李 珪 之

从1938年10月12日的拂晓，日寇在我南海的大亚湾、澳头附近强行登陆，我军先后于淡水、惠阳、福田、正果、增城、莲塘和太平场等地与敌进行战斗，直至同月23日上午，日寇侵占广州市区为止，这个会战一般称为惠(州)广(州)战役，也就是广州失陷的经过。现将我对这些回忆叙述于后，以供参考。

一、惠广战役经过

1. 敌 情

在武汉会战时，敌为牵制我华南兵力，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我由内地经广州至香港转往海外之国际联络线，于1938年10月上旬，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大小舰艇三十多只，空军两个大队各种飞机约六十架（不包括先前侵占我上下川岛所建的空军基地，拥有各种飞机将近二十架），合计兵力约四万余人。由敌华南派遣军司令后藤中将统率，向我南海出动。其先头舰艇于10月10日黄昏时进抵我大亚湾附近海面。至11晚上，完成了全部兵力集中与登陆准备。同时敌空军澈夜四出活动。

2. 我军状况

负责这方面作战的余汉谋部第四路军（后改称第十二集

团軍)有陸軍步兵五个师和两个旅,附炮兵不足二个团,战車一个营,交通(即通訊)兵一个团,共有兵力六万左右。此外尚有虎門要塞陈旧不堪的海岸炮五十多門和不能出海作战的小型海軍舰艇二十多艘,空軍則沒有。

在会战前蔣介石认为日寇对英国有顾忌,不敢大举南犯,至多不过以小部海軍舰艇和陆战队,以切断我广九綫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作有限目的之攻击而已。因此,他以为敌之兵力部署,必以虎門要塞地带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大亚湾附近只有一种佯攻。他根据这个判断,早就策定了他的以确保广九綫为目的之作战计划,要余汉謀切实执行,不許擅自变动。

早在1938年四月初,余汉謀接过軍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說:“日寇现在台湾集結陸軍四个师团、海軍舰艇約八九十只,合計兵力約八万多人,即将大举向我广东进犯”等語后,余即按照蔣的计划,通过广东省动員委员会的决定,作了如下措施:一、即刻发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各回本乡半个月,去宣传和組織群众、发扬广东人民的英勇爱国精神,准备抗击敌人;二、由广东省政府发行国防公債三百万元,作为建設防御工事之用,同时在第四路軍成立国防工程委员会主办其事;三、召集各軍、师、旅参謀人員在广州近郊、沿珠江口东岸自番禺至东莞、宝安,沿大亚湾海岸至淡水、惠阳、增城、从化各地偵察地形,决定陣地;四、部署軍隊,以莫希德的一五一师师部和直属队駐惠阳,該师澄海旅分駐龙崗、深圳,何联芳旅分駐澳头、淡水、惠阳。以张瑞貴的一五三师师部和直属队駐公平(宝安县属),該师陈耀枢旅分駐宝安、烏石岩、西乡,钟芳峻旅分駐沙井、新桥、樓村。以曾友仁的一五八师分駐新塘、烏涌附近。以

王德全的一五六师駐增城。（至九月調往湖北后由李振师接防）李振的一八六师駐从化。各在駐地附近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以梁世驥的一五四师（缺一团）駐花县，张簡蓀的独立第九旅駐中山，陈勉吾的独立第二十旅駐佛山，陈崇范的炮兵指揮（不足二个团），余伯泉的战車营和一些附属部队，駐广州附近，从事訓練，并作随时出动应战的准备。这些措施表面上好象要动员广东全力来保卫大广州似的。实际上，都是空喊口号，虛摆架子而已。尤其是三百万元的国防公債，反而給予黃范一、鍾天心、曾养甫等中飽发财的机会（黃从中括了五十万，鍾括了廿万，曾括了数十万）。

3. 作战經過

十月十二日拂晓，麇集在大亚湾海面的敌人，开始以海空军掩护陆军，向澳头附近实行强行登陆。一面使用飞机五六十架，由航空母舰起飞，分批更番向我沃头附近陣地守軍扫射轰炸，并深入淡水、龙崗、惠阳等处扰乱；一面使用海軍各舰艇大炮二百多門，集中向我沃头附近陣地守軍射击。我軍平日既乏对空作战之訓練，陣地工事又无鞏强之防御設施，故一經轰炸，守軍罗懋勳团的一个营便被消灭，自营长严植以下大部分官兵均已陣亡。敌乃未經抵抗，分乘橡皮艇三百只，在沃头附近安然登陆。至上午八时，敌陆军已有一个旅团侵占了我楼下、沃头、沙魚涌之綫，并即向我淡水挺进，另一小部滲入龙崗警戒；其他步兵、騎兵、炮兵、工兵、机踏車队战車队等亦陸續登陆，至下午四时敌已完成了全部登陆任务。同时淡水守軍罗懋勳团的两个营，經不起敌之优势炮、空火力之压迫，仅作了两小时的抵抗，即行潰

敗。淡水遂告失陷。

敵侵占沃頭、淡水后，当晚除以一小部分向我樟木頭警戒外，其步兵主力則从山僻小路向惠陽挺進。次日，敵步兵、机踏車隊、戰車隊、騎兵隊、炮兵隊等，借約三四百架次飞机之掩护，沿惠、淡公路前進，下午三時，敵先頭部隊到达惠陽近郊。我飛鵝嶺一帶的守軍何聯芳旅、韓朋如團稍与敵人接触，亦被敵飞机轰炸所吓倒，紛紛向后潰退，于是惠陽也就失陷了。这个消息传到广州、香港后，人民非常憤恨。

当10月11日晚，在大亞灣海面发现敵海軍艦艇数十只时，莫希德怕敵人在自己正面沃頭附近强行登陸。曾請余汉謀准許將何聯芳旅全部調往沃頭附近，以加强第一綫兵力；將溫淑海旅全部調往淡水，以加强第二綫兵力；另請調得力部隊防守惠陽。但余汉謀因轉報远在武汉的蔣介石，未得邀准，不敢以适应情况之变化而独斷专行，仍令照原来部署进行防禦。仅允必要时可将張師鍾芳峻旅調往广九綫常平附近，以为策应。至12日晚淡水失陷后，莫希德又請調溫淑海旅向淡水之敵反攻，亦无結果。蔣介石这时只同意將張簡蓀旅由中山調回广州附近，陳章師由琼崖（即海南島）赶速調来广州，黃濤師由漳州赶速調来紫金藍塘附近待命，令陳勉吾旅由佛山向东莞青溪推进，陳崇范的炮兵向增城附近推进，梁世驥師由花县向增城福和附近推进，作总預备隊。余亦毫无主张，除依样画葫芦外，还把直接指揮作战的任务，任命第六十五軍軍長李振球为第四路軍前敵总指揮負責，以图分担自己的責任，余边打电报給莫希德对惠陽应否采取防守抑或撤退，可自行相机处置。这也給予莫希德弃城而逃的借口。

10月13日下午，惠陽失陷后，探得敵人并未分兵向我樟木頭、橫瀝、石龙等处进犯，对这些地方只派了一小部分作

警戒，而在集結兵力，有向我博羅、增城進犯的模样。此時余才急令鍾芳峻旅再由常平出蘇村，待機推進增（城）博（羅）公路的福田附近，令李振派葉植楠團亦進至福田附近，共同阻止向我增城進犯之敵。并令陳勉吾旅由青溪向增城推進。10月14日由惠陽潰敗至博羅的莫師之何旅，在敵空軍飛機襲擊下有如驚弓之鳥，渡過東江繼向增城潰退，駐博羅的林君勳補充團又因鍾冠豪營擅自脫離建制，向河源方面逃跑，因此博羅形成空城，又不得不放棄，而向福田轉進。于是李振球在前敵總指揮部還沒有組織起來，軍隊區分還沒有確定，甚至還沒有通信設備，和各部隊取得聯繫的情況下，便急急忙忙地拉了几个參謀、付官往增城朱村，設指揮所。一面指揮李師之葉植楠團、張師鍾旅張孚享團、和莫師林團（缺一營）等就在福田附近山地，倉忙選擇陣地，構築臨時防禦工事，以應付緊迫情況。一面收容整頓莫師潰兵，以備使用。

10月15日下午，敵軍約一個聯隊（即團）在它的空軍掩護下，沿增（城）博（羅）公路向福田進犯。這時敵人以自沃頭登陸以來沿途未受堅強抵抗，便不待詳細之偵察與嚴密之部署，即輕率冒進，展開攻擊。殊李、張各部是生力軍，戰鬥準備較為充分，所占領的陣地在地形上也較為有利，故不似莫師之一觸即潰，作了半天的堅強抵抗，使敵攻勢稍受頓挫。敵以事出意料，乃向博羅后退，從事整頓，以圖再興攻擊。李振球亦以部隊臨時拼湊，傷亡甚大，恐難在福田持久，乃令向增城附近后退，圖于增江右岸從事整頓設防。而第四路軍政治部則大肆渲染夸大福田的戰績，要廣州各報刊登宣傳，據說是為了安定人心，其實是弄巧反拙。

敵人知我在增城附近已有準備，又有增江地障之利，于

是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增城正面之攻击，以抑留我军之兵力。

余汉谋获得这种情报后，乃急令陈勉吾旅向正果推进，以阻止敌之迂回行动，并掩护增城之左翼。陈旅于17日下午渡过增江，先敌到达正果占领阵地，19日对阻击少数侦察部队之情况，夸大为击破敌主力之战绩，并以此向余谎报，窃邀战功。殊不知20日敌展开主力攻击后，不及半日，该旅中央地区被突破，旋即狼狈撤退，溃不成军。

余汉谋在广州得到陈勉吾的伪捷报后，于19日夜与参谋长王俊、参谋处长赵一肩等亲赴增城召集前綫高级军官开会，除对福田与正果之李师、陈旅等传令嘉奖外，还以为这两次战斗之胜利是我军转败为胜的关键，彻底歼灭敌人的好机会。把鸡毛当令箭，不自量地将部队作了转移攻势的新部署：正面固守、左右两翼同时出击，要将敌人聚歼于增博公路罗浮山下，以达保卫广州的目的。

誰料10月20日早，增城正面之敌沿着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陆军炮兵大炮数十门射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的炮兵和蒋介石新由湖南方面调来增援一个重炮兵团，都给它炸得一塌糊涂，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而在左翼掩护作战的梁世驥师还来不及增援，李振师已纷纷向钟落潭方面溃退了。敌军遂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敌自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即实行追击，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道路，一部则沿广(州)增(城)公路直迫广州。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惠广战役也就接近尾声了。

二、广州失陷情况

余汉謀于20日晚接到前綫慘敗的报告后，隨即在他东山的公館，召集在广州的將領會議，商討今后的作战問題。我以第四战区兵站總監的名义，也出席了这个会。

这个会，首先由余汉謀說了几句开场白。然后由第四路軍总司令部參謀处长赵一肩，介紹最近几天来的作战經過和我們部队现在的情形，以及敌情判断等。跟着慣于紙上談兵大言不慚的王俊參謀长发言，大意是：“今天前方战事虽然失利，但胜敗是兵家常事，不足为慮。何况我們过去只使用了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不到三个炮兵团的兵力，还有好些后續部队，也就是我們的生力軍，沒有增加上来。事情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我們有坚强的意志，勇往迈进的精神，要消灭在广东登陸的敌人，是不成問題的”。他指着地图說：“我以为今后的作战計劃应在增城附近网开一面让敌人深入至广（州）增（城）之間，然后聚而歼之。我軍以陈勉吾旅死守正果，不让敌人渡过增江，李振师固守順鋪、莫希德师位于鍾落潭附近，以为策应，梁世驥师仍在福和附近設防，张簡蓀旅出太和以东，曾友仁师向大埔推进，张瑞貴师向中新推进，黃涛师出响水，截断敌人归路，陈章师为总預备队，位置于沙河附近，布成一个袋形。让敌人进入我們的袋里，就如同皮球一样，我踢、你踢、他踢、四面八方都向它踢，一定可以把它踢破，达到我們預期的目的，即将敌人歼灭于广增之間。这叫做球状战术！是給我們建立功业的大好机会。請总司令馬上下命令，要求各部队长切实执行”。

与会各將領，于是紛紛发言：对王俊的新作战計劃多数表示怀疑。有的說：陈旅、李师、莫师正向增城西北潰退，现

在位置不明，怎能要他固守正果、脂鋪、鍾落潭等地。有的說：陳章師先頭部隊才到廣州，大部分尚在恩平、陽江間，黃濤師先頭部隊才到紫金，大部分還在揭陽附近，這在時間空間上都來不及參加廣增間的會戰。有的說，敵人主力正向我泮潭、從化、花縣推進來包圍我們的廣州，我們不可能和它在廣增間決戰。有的說：我們現在只有兩個半師和一個獨立旅可以使用，又沒有空軍飛機作掩護，炮兵也沒有了，怎能抵擋得住比我強大幾倍的敵人的進攻呢？還是暫時保存一些實力，向粵北轉進，然後整頓部隊，依情況再策後圖，比較實際。

這時又有人提出在廣增公路兩側福和、石橋和石灘以北之綫布防，阻止向廣州進犯之敵，並掩護廣州市民的撤退。經過一番考慮以後，余漢謀就決定採取這一計劃。並用口頭命令分配各師、旅、團的任務，要他們馬上行動，各向指定的位置出發。

在還沒有談到具體實施問題時，我就離開會場。約了第四路軍總司令部軍需處長馬炳洪、軍醫處長張建等，三四人到另一個廳商談關於後方勤務工作問題。大家認為形勢已經緊急，要保衛廣州不致失陷，如無新的奇蹟出現，是不可能了，不過增城至廣州尚距約百公里，如果在廣增間的作戰可以支持三天，那就最低限度還有五天時間給我們疏散。如能抓緊運輸工具，將軍用物資和醫院的傷病人員等，運往粵北韶關，時間還是寬裕的。

但當臨夜半以後，兵站總監部軍需處長黃觀光和丁國璠到小北我寓所來說：“據說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和所屬各機關，已于前幾天分向連縣、四會疏散了。吳鐵城主席、曾養甫市長也于昨天出發了。這兩天來廣州市頻頻發出空襲

警報，今晚更多，因此，市面謠言四起，說敵人很快就要侵占廣州市。所以搭船搭車向四鄉疏散的非常擠擁。我們兵站總監部，既沒有什麼物資，並務又未開展，不如趁早向粵北疏散為是。”我說那就你們先率領各職員士兵出發往翁源去也好。我過兩天就來。

10月21日天亮後，第四戰區兵站總監部參謀長劉紹武突來對我說：“剛才通訊隊總機打電話來說，敵人已經越過增城，向廣州市挺進中，余總司令和各軍事機關人員已于天亮前走光了。要我們趕快離開廣州。我說“荒唐！昨晚余公館會議決定調集各部隊到中新、福和之綫抗拒敵人。照我計算在鄉里還可以支持三五天，敵人絕不會就來到廣州的。我想總司令那些人也不會不通知我們就走了，可能到東北郊大福嶺臨時指揮所去了。”于是我就打電話到總司令部、余公館，但都沒有人接話，才使我驚訝起來，當即請劉乘車往光孝寺、廣州警備司令部，去打聽究竟如何？一會子他回來說，警備司令部人員已經上車待發，曾其清參謀長說，余總司令和他的參謀人員等確于今早四時離開廣州，大概往花縣去了。他們也就要走了，并要我們趕快走。

不久，張建也打電話來說：“今早我曾到總司令部和余公館去打聽消息，都闕無一人，大概他們確實走了。剛才軍醫處有一部車子由從化開來，據押運員說，沿途還平靜無事，不過遇到好幾次敵軍飛機襲擊，須要注意防空而已。我決定于九時半離開廣州，沿廣（州）從（化）公路向翁源進發，請你也好走了。”

到了九時半，劉紹武對我說我們既無物資、又無守城責任，他們都走光了，我們又何必呆在這裡？我看情況瞬息萬變的，廣從公路不一定安全，還是沿着北江走好些。

当我于們九時半离开小北寓所，穿过市中心往泮塘时，看到好几个警察分局的警士，都装好身站在門口，好似就要集合出发的样子。还在西关遇到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堃，也乘着一部小車載有几件行李在出走。多数的市民都抱着沉重的心情向西北部奔跑。我們到了荔枝湾，看到有一百多部汽車等待着渡江，我計算那些渡船的能力，一小时只能渡四部車子，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輪得到渡我的車子。于是便折往黄沙碼頭，改乘我的慈航电船，取道花地这条小河向佛山、西南，轉入北江經芦苞再向清远前进。我們在黄沙时，回头看到街上的行人已經不多，珠江的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还看到河南土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的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熊熊的火烟，夹着爆炸声，大概是他們把搬运不了的汽油、子弹等放火烧掉，以免資敌。在佛山、西南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沿着广三鐵路向西奔跑，而敌机又一批一批地来袭击，逃难的人狼狽不堪，令人触目伤心。

10月22日清晨，我和刘紹武、江肇等五六人乘着慈航电船到达了清远。我便进清远县政府去打听消息。殊不知余汉謀、香翰屏、王俊、赵一肩、李煦寰和一些參謀、付官、秘书等，已于昨日先到达这里。他們正在收集情报，准备作第二步的行动。不久，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堃也逃到这里来了，給李煦寰大罵一頓，說他沒有命令擅离职守。

我去找赵一肩，問他为什么20日晚在余公館會議所决定的作战計劃变化得这样快？而且在你們逃跑前既不通知后勤机关，又对广州真空时期的治安維持沒有作出应有的指示。赵說：“我們老板（指余汉謀）怕負責任，于当夜二时打电話到武汉去，将会議情形报告老蔣（介石），老蔣大概認為

如果第四路軍部隊，再在廣增間作毫無取勝希望的戰鬥，万一梁曾兩師和張旅等都被敵人消滅了，這就不僅廣州失陷問題，連帶到粵北韶關也無力阻止敵人的進攻，那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因而，決定放棄廣州將部隊轉移粵北，以防止敵之北竄，我們亦認為這樣比較有利，所以臨時決定在21日天亮前，總司令部沿着廣（州）花（縣）公路向清遠撤退。因事出倉卒不及通知，確是極大的疏忽。”由此可見廣州撤退之慌亂。

過了半點鐘我又去找余漢謀說：“現在情勢已經促成我們今後作戰正面主要是由北向南，而不是由西向東了。因此，我認為總司令部不能停留在清遠，應即遷往翁源，以便一面收容整頓從前竄敗退下來的軍隊。一面在源潭、良口、龍門之綫擇要布防，以阻敵之北竄，并使粵北安全。”余同意我的意見，乃作北撤準備。并示我先行出發，在韶關設立總監部，以便向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請領糧秣、被服、彈藥、通訊器材、衛生器材等，補給各部隊，恢復戰力。我乃和刘紹武等離開清遠向翁源出發。

10月23日早，第四路軍付總司令香翰屏亦帶了一批參謀、付官和政治部工作人員到了翁源，設部辦事，而余漢謀則在七天後才到來。

以後聽說曾友仁師于10月21日早上由新塘、烏涌分向廣增公路推進時，他的師部和陳紹武旅到達龍眼洞附近，被敵空軍襲擊，登時就潰散了。而該師叶維浩旅，向太平場撤退時，張簡蓀旅向大和推進時，也和陳旅一樣遭到同樣的命運。只有梁世驥師卜漢池旅的少數部隊，在廣增公路蓮塘附近和敵人打了一個小仗，然後向北撤退；張瑞貴則率鍾旅在晚上冒險越過廣增公路，安全向從化北撤，陳章率鄧其昌旅

在太平场附近收容各部队向北撤退时，曾和敌人发生遭遇战，因采取攻势行动，始免溃败。这三部分军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至此惠广战役完全结束，而敌人则和旅次行军一样大摇大摆地于10月23日上午侵占了广州市区。距曾养甫、吴铁城离开广州市为五天，余汉谋为三天，这就难怪当时受难的老百姓说：“余汉无谋、吴铁无城、曾养无甫”了！（甫与谱谐音）

在这里附带提一下，一五三师的鍾芳峻旅长之死，鍾是这次会战中唯一的死亡的高级将领。据说鍾感于在福田战斗中沒有取得应有的胜利，曾几次请求率部到增城去袭击敌人，以收出奇制胜之效，但未被上级采纳，及闻增城失陷，引以为耻，乃忿然自杀。这虽属一种悲观失望的消极行为，但比較其他幸生怕死、毫无斗志的高级将领来说，还不失为一个热血男儿。同时，从这一事，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军人对上级指挥不满的情绪。

三、导致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

惠广战役为什么会惨败到这种田地呢？我以为除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之外，还有它的一些直接的具体原因：

第一、关于蒋介石方面

首先，在1938年4月初，军事委员会就曾获得敌在台湾集结兵力，企图侵粤之情报（如前段所述），不久又有情报说，日寇因改变战略，先打我们的心脏，已将那四个师团调去长江作战了。誰也知道广州是华南重镇，是我国国际联络要点，敌人暂时不来侵犯广州，不等于说敌人已忘记了广州。

从这时起广大人民已经提出了保卫大广州的口号，第四路军也作了必要的准备。而蒋介石在这方面没有加强兵力，以防万一，反而熟视无睹地在这年七至九月间，先后将驻广东的第四路军调走了五个师，分往豫北、赣北、鄂南去参加作战。使驻广东的兵力大大地削弱了。

其二、蒋介石对于敌情的判断完全错误，事实证明，来犯的日寇不止有海空军而且有陆军两个师团，而它的全部力量都在沃头附近登陆，不是于虎门要塞地带为主攻。它的目的亦不仅仅在切断我深圳至石龙这条线，而是企图占领广州，并进而略取华南。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相应而来的战略决定，也就必然要犯错误。蒋介石在军事部署上，从沃头、淡水、惠阳、博罗将及百公里这样纵深的战线，只控制着三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只控制着一个步兵师的兵力。自以为可以节节抵抗，而不知这正是给敌人予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何况自己的兵力比敌人在这些地区是居于绝对的优势呢？

其三、最高统帅部对于作战指导，论理一般只能作战略上的决定，兵力的使用到师到旅就是极限了。而蒋介石则要决定各战场的战斗问题，和直接指挥到团到营，使各战场的总司令、军长、师长成为一个命令传达官，毫无机动权力。这当然无法适应当前的瞬息万变的战况，他对莫希德，先前请加强第一线、第二线的兵力，及以后请求反攻淡水，都不允许，那就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了。惠广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因受到各方面严厉抨击乃于12月中旬电令余汉谋将莫希德扣留，解往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控以擅自放弃淡水、惠阳之罪，想将这个责任完全推在他的身上，将他枪决。莫希德据此申辩，因得不死，但也判处了五年徒刑。

其四、当时蒋介石在湖北、湖南方面尚控制有空軍各种飞机二百架左右，比較敵人在大亚湾海面航空母艦所拥有的空軍力量大二倍以上，如能不惜牺牲，及早派它出击去轰炸刚刚进入大亚湾的敌海軍舰艇，以制机先，是有可能把进犯广州的全部敌人，淹埋在海里。至低限度也可以粉碎敌人一大部分实力，或者迫使它退回台湾去。可是蒋介石并不这样做，这就充分說明了他沒有决心抗战保卫大广州。

第二、关于余汉謀方面

其一、第四路軍經過派遣四个师一个教导旅往上海、南京参加作战受到严重的损失，从1938年年头起虽然有过大量的补充和增編了二个师(其中一八七师是由教导旅扩編的)，两个独立旅，但都是新兵，沒有实战經驗。至这年七、八、九月又先后派了五个师往豫、贛、鄂去参加作战，留在惠广方面的只有五个不完整的师(如一五四师缺一团、其他則缺額多)和两个独立旅，以它防守广州近郊、番禺、东莞、宝安、惠阳、博罗、增城，以至从化长亘三百公里的战綫，又沒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可作灵活的运输，即使部队素质很好也会感到兵单力薄。余汉謀对此情况早应設法爭取駐琼崖的陈章师、駐漳厦的黄涛师調来控制在广州惠州附近以厚实力，而备应战。乃竟迟至日寇在沃头附近强行登陸后，才来調兵遣将，已成远水难救近火了。

其二、当10月4日，接到軍事委员会的情报說：“日寇现在台湾集結陆軍二个师团，海軍舰艇約三十只，空軍各种飞机約七八十架，即将向广东进犯的时候，余汉謀便应严飭駐惠广部队秣馬礪兵，严陣以待。可是他仍若无其事地沒有加紧戒备，任由各級軍官佐离开防地往广州、香港等游耍。

直至10月11日晚上发现了敌海軍舰艇云集于大亚湾海面，莫希德才急急忙忙地打电话到广州、香港請各电影院放字幕，要各軍官赶快回前方。据说当时溫淑海旅长还在香港，玩弄英京酒家的某女招待乐而忘返。他們心目中毫无敌情观念，于此可见。

其三、10月12日，日寇在我沃头附近登陆成功并侵占了淡水后，即沿惠淡公路、惠增公路继续向我腹地进犯。这时敌人的企图已经明了，余汉謀对此应即采取当机立断的态度，将留在深圳的溫淑海旅，留在宝安的陈耀枢旅，馬上轉用到惠阳、博罗方面来作战，或者調到增城去以加强我軍的后备力量，这对于整个战局来说都是有利的。俗語說救兵如救火，余汉謀在战事进入紧张阶段时，仍旧让这两个旅拥着七八千人的兵力，呆在敌人后方，毫无动作，坐失时机。

其四、增城之战失败后，第四路軍还有梁世驥师、曾友仁师、张瑞貴师一个旅，张簡蓀旅以及新由琼崖調到的陈章师之邓其昌旅，刘起时的独立团，此外还有张君嵩的两个稅警团，李江的宪兵九个中队，广州市武装警察四千多人，合計兵力尚有四万人左右，大可以依照20日晚上在余公館會議所决定的作战計劃，与敌人在广增公路两侧福和石桥和石滩以北之綫决战，勝負之数尚未可料。即不然，退守广州近郊，从敌我的兵力比較，至少也可以支持五天以上。乃在一轉瞬間便动摇决心，要打电话去武汉向蔣介石請示，馬上改为向粤北撤退，放弃广州市，弄得狼狽不堪。

其五、一年多来的抗日战争，在国民党管轄区内的各战场因各种因素，能够把来犯之敌加以完全击败的几乎没有。差不多敌人要什么地方，就可以拿到什么地方，我軍最多只能在時間上加以阻滯而已。广增方面敌已深入，从地形上兵

力上說，我軍都不是居于絕对的劣勢，如果决心大，能及时集結兵力在广州增城間，或許有可能把日寇击败的。余汉謀既然沒有抱定决心和敌人作殊死战，以保卫大广州，那末，当敌人在沃头附近登陸后一两天，就应作出疏散广州市民的計劃，并迅速实施。而不需待至16日晚获得敌人对广州采取迂迴包围的情报，才于17日早上急急忙忙地通知警察局，轉告市民从速自行疏散回乡。既无計劃，又无步驟，也沒有准备好船只車輛以供使用，任由市民东奔西走，弄到碼頭、船只拥挤混乱不堪言状，增加了疏散者的痛苦与損失。

由此可见，余汉謀盘踞广东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統治的利益，对于抗战与国家民族之存亡，在他脑子里是沒有这个概念的，所以到了日寇在大亚湾沃头附近登陸，估計自己的力量沒有把握击败敌人时，就手足失措，毫无主张，一味向蔣請示，遵照他的命令办事，他以为这既可博得服从命令的称許和減輕自己的責任，同时又可以在此夹縫中来保全自己的实力，以維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余已了解这时蔣再沒有部队可以調来广东挤掉自己，还需利用自己和一部分的实力，替他看守广东，所以才会这样做。而蔣事后对余的处分，只是記了一个大过便算了事。确是令人憤慨。